

干河捉鱼的记忆

2024年4月9日,在杭州工作的侄女回到老家,随后告诉在北京的我,家里那口原来养鱼苗的水塘,第二天要抽水捉鱼了。正好我10号要回家,我特意叮嘱侄女,让她告诉她父亲,等我回家再捉鱼。

侄女的话,迅速勾起了我对干河捉鱼的回想。最近一段时间,忙碌间隙,我也常常观看那些干河捉鱼的短视频放松自己,因为那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生活场景。每次隔着屏幕,都心里痒痒,跃跃欲试。

4月10日一早,父亲就把鱼苗塘里的水抽得只剩一个底了。没有抽干,是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,不方便捉鱼了,要等弟弟下班回家捉。当然,另一个原因,是我叮嘱过了,等我回家再捉鱼。

家里这口小池塘,原来是父亲放养鱼苗用的。有三年没干了。这三年里,父亲钓鱼钓到的小鲫鱼,都放养在了这口塘里。有时前桥我寄兄弟朱立勇钓的小鲫鱼,也会送来养在小塘里。另外,父亲说他还在塘里放了四条小白鲢、三条小鲈鱼、两条乌鱼。今年早春,天热之时,在水面漾青的小鲫鱼都是成群结队的。当然,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知名不知名的小鱼苗,都是天生天养,鱼米之乡的河塘才有。

我午后到家,吃完饭,父亲迫不及待地接上电源,开始最后的抽水。

与我小时候记忆中生产队抽水干河见到的抽水设备不同,那时用的专门抽水的铁管子颇为粗大,一节一节拧上,一头插河里,一头搁在河岸边,通常对着一条小沟。因为河大,马达的功力也大,排水时经常会有小鱼被带出来。我还是孩童的时候,就喜欢在排水口附近的小沟里捞小鱼。大河干水,通常一天是排不完的,生产队得安排人守夜,一怕有人趁乱偷鱼,二怕排水设备故障。那个时候干河,都是天冷时候,没脱鞋,我都是咬牙光脚下河捡漏捉鱼。虽然生产队已经统一捉过了,但也总有漏网的小鲫鱼、鳊鱼之类。当然,泥地里还会有甲鱼、鳊鱼、黄鳝,我都捡到过漏。

我家今天抽水用的是简易排水设备,小型马达和吸管连在一起,装在一只篮子里,直接沉到塘底。用篮子装着,一可防淤泥,二可防水草。用的是并不粗的软皮管,电源一开,浊水自通向地里的管子口喷涌而出。当然,没有我小时候见到的抽水那种壮观。更不会有鱼被排出来。

排水的时候,父母在池塘边摆上了当年父亲养鱼的水桶,以及一个专门在家养活鱼的大塑料桶,都装上了水。

不久,弟弟提前下班回来,换了长筒胶鞋,拿了一个海斗(即捞鱼用的网兜),准备下塘捉鱼。因为天气尚凉,光脚不适,当然也怕池塘里的杂物戳脚。

最近拆迁,村里人几乎都已经搬走,只剩下我家和我小时候的玩伴朱立和他母亲还住在村里。但今天正好拆迁户要签附着物补偿协议,不少人回村了,看我们家在干塘打鱼,纷纷过来围观,一如我小时候抽水干河时。当然,来围观的,还有把货车停在了一边的收破烂的。

因为水很浅了,鲫鱼都看着比较明显,弟弟用海斗捞的时候,伴随着塘边围观的惊呼,有时是一番的叹气,以及自负的指点。自负的指点当然来自父亲和我,我们都还有点瞧不上弟弟捉鱼的手艺。父亲是年老力衰,虽然未必力不从心(他老人家可想自己亲自捉了,要知道当年他可是周边最有名的捉鱼佬),但我们做子女的,已经不允许他下去了。

听高晓声的讲座

40多年前夏日的一个下午,应好友潘英达老师之邀,著名作家高晓声乘吉普从前黄来到原镇江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科(设于湖塘当年的教师进修学校内),为莘莘学子及相关人员做了一次文学讲座。

当年的高晓声先生第二次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久,在文学界风头正盛。在大家热切的掌声中,一位身穿白色短袖衫,足踏布鞋,头发稀疏,右肩低,左肩明显高的小个中年人走进课堂,落座,一杯茶,一盒红塔山(当年风行的高档香烟),讲座开始。

高晓声先生两个多小时的讲座,主要讲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及对自己若干作品的诠释。如对当年争议颇大的“主题先行”问题,高晓声先生讲了自己的看法。小说创作前“总会有点什么想法,才会去思考创作一些生活,并须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东西。须对生活有深刻的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他说《陈奂生上城》的创作,是他在外出时住了一晚宾馆突发奇想的产物:让陈奂生也住一夜这样的宾馆,会有怎样的故事产生呢?就这样,高晓声先生凭借对农民、农业、农村20余年的彻骨体察,写出了一篇载入

而我,若不是痛风疼不能久站,也早已下塘了。论做饭车钳刨,我不如弟弟,但捉鱼钓黄鳝之类,弟弟真的没有我内行。虽然我和弟弟都没有学会站脚盆,但论其他捉鱼方式,我自小展现出来的,绝对是大佬的嫡传。弟弟虽然没有反驳,但如今,我自己却只能站在岸上干着急。

后来我和朱立回忆起小时候我们小孩干河捉鱼的往事。我小时候身形瘦小如永安河边的板结的沙块黄姜蕈,平常做什么都轮不到我牵头,只有干河捉鱼我才有机会当“鬼众头”。小孩干河捉鱼与正经用马达水管抽水不同,完全靠人力手工。这活很辛苦,但很有趣,除了小孩,愣头青甚至我父亲也愿意,毕竟,捉鱼可以给贫穷的物质生活增加蛋白质,还有收获的乐趣。不过,那个时候人力干河,通常是找两条河的连接处,比河窄且浅,常种有茭白一类,或者是过去的所谓战备沟。与弄干战备沟通常是在深秋初冬不同(那时水浅),找两条河的狭窄的连接处排水,通常是在夏天。不过干河的方式一样。用木板截住一头(通常是大人做派),周围用草和泥土堵住,不让水流过来,另一头则用草和泥土作坝,当然得利用地形,将河道沟渠两端堵住,然后就是人力排水。人力排水通常也有两种方法。大人们通常用粪桶,两条担绳分别穿在两只桶耳上,两个年轻人一边拉一条,齐心协力有节奏地将空桶砸入水中,然后拎起,将水凌空倾入临时性的堤坝外。很费力气,也很有趣,讲究配合,技巧一学就会,但得有力气,这是干水最快的方法。我们少年通常用洗脚洗衣服用的拗斗排水,这考验的是单人的体力和毅力。干水的过程,用常州方言说叫“狂水”(狂是方言音,guang),按正规说法叫应水,但本乡不这么表述。

水干得差不多的时候,捉鱼开始,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候,虽然都是小鱼,如鲫鱼、鳊鱼、肉鼓浪、小昂公、泥鳅,偶尔有鳊鱼,岸滩边有杜蟹,当然,夏天常会碰上火赤蛇呢。每次,总会有不少收获。我和朱立回忆起恢复高考不久时的夏天,我们去东河边一处干河,捉到了不少小鲫鱼之类,最后全被一捉在常州上班的伯伯悠悠走了,说要给她女儿吃。当然我们也是心甘情愿,他儿子也是我们的玩伴,女儿则是我们的族姐,后来成了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第一个大学生,也是我的楷模。我笑言,当年我们对姐姐考上大学也有功劳,干河捉到的鱼是她的营养品。

我上了高中之后,再也没有参加过干河及干河后捉鱼,也没再见过,直到在视频里刷到,感觉如此亲切。

如今,站在池塘边,看着弟弟在池塘里捉鱼,真是干着急。父亲养的四条鲢鱼,塘里还剩三条;父亲养的鳊鱼,只捉到了一条;而父亲养的小乌鱼,虽然也有一只,却超过了两斤;至于鲫鱼,抓了一百多条,大的也有半斤了。围观的村里人都笑说:“捉出来的鲫鱼比西浜头还多,西浜头的鲫鱼,都被你爸钓完了,要么进了你们家肚子,要么进了这口池塘。”当然是玩笑话。西浜头是我们村的母亲河,鲫鱼最多,要拆迁,前些天干河了,最多的也是鲫鱼。

我家的池塘里,还有不少田螺螯螺,当然,也有很多螺螯壳。田螺我已经多年未见了,这些年我家的秧田里,也没见过田螺,见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黄鳝只捉到一条,个头不算小了(后来拆池塘边围护的水泥板,捉到一条更大的黄鳝,估计还有)。当然还有一些野生的鳊鱼、肉鼓浪。也算是丰收了。

军旅往事 / 曹荣

兵之初,难忘第一次站岗

离开军营整30年了,至今仍然难忘当新兵第一次站岗时的情景。说来奇特,我第一次站岗竟是在青海塔尔寺院里进行的。

1969年2月,我被批准光荣应征入伍。那年能当上解放军是莫大的光荣。记得那年春节刚过,我跟随江苏入伍的新兵队伍集中到南京浦口车站,登上了运载新兵军列——闷罐子车厢。

闷罐子军列经过两昼夜长途跋涉,终于在第三天下午停靠青海西宁站。在接兵连长的招呼下,我们又登上盖着篷布的大卡车继续出发。行车途中,天气突然变化,大风刮起,天空顷刻灰蒙蒙一片,当时还不知道,这是沙尘暴来了。大卡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塔尔寺院门前山坡停下来。风刮得更大了,漫天黄沙飞扬,大家纷纷从车厢后面跳下车,站在山坡上居然都看不清对面的行人。我顿时感觉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味,脸上有明显的颗粒感,口鼻里也有沙土。正在我朦胧之际,一不留神差点被一阵狂风刮跑。多少年后,我们记得还没有跨进军营大门,就被沙尘暴来了一个“下马威”的那种恐惧。

我入伍的部队正在距离塔尔寺院10公里外的山沟里执行战备施工任务,部队临时借用塔尔寺院场地训练新兵。100多名新兵被安置在18号寺院里,里面虽有多个殿堂僧舍,但设施极其简陋,吃水要到寺院外井里去担,照明靠点蜡烛,晚上睡在牧草打的地铺上。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,开启了我的兵之初训练。

白天,新兵训练都在寺院门前空旷场地上,主要是练队列、走正步和各种方位转向等。晚上,连队安排新兵轮流站岗,哨位设在新兵连队,即寺院大门口。第一次站岗,我被排在快天亮的第六班哨。班长事先交代了需要牢记的口令等注意事项,嘱咐我一定要站好第一班岗,不能出现任何问题。

凌晨3点半,我正在酣睡之中,突然被叫哨的轻轻推醒:“快起床,该你上哨了!”我一个激灵坐起来,以极快速度穿好衣服,扎紧腰带,快步跑向哨位。哨兵洪亮的“口令”让我精神一振,我准确应答后,互相敬军礼,从哨兵手里郑重地接过钢枪,精神抖擞地踏上岗哨。

因翻译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恽代英

恽代英(1895—1931)字子毅,笔名代英、英、天逸、但一等。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导人,“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……他的无产阶级意识、工作热情、坚强意志、朴素作风、牺牲精神、群众化的品质、感人的说服力,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。”(周恩来语)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,思想理论涉及哲学、政治、社会发展、教育、家庭伦理、宗教、妇女解放等方方面面。同时,恽代英也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,他的译作作品,尤其是他翻译的《阶级斗争》是我国翻译历史长河中的一座巍巍丰碑。

唇齿留香 / 曾泽培

说起茶缘,其实很简单,只是偶尔的闲情让我和茶有了缘。上世纪60年代,我家住在紧挨着运河的西门普济街,全家七口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养活。父亲爱好喝茶。没自来水时,家里吃用的水都是从运河里挑上来,倒入家中的大水壶,再用明矾搅动,沉淀杂质。父亲有洁癖,嫌这样的水不够纯净,便在雨天里让家人用铅桶收集瓦楞流下的雨水,我称其为“天水茶”。父亲一向节俭,舍不得花钱买好茶叶,喝的的就是没有名的散装茶叶,小心翼翼地将干净的纸层层包裹,泡茶之前解开,倒一小撮在杯子里,从不用手抓。父亲平时很严肃,但喝茶时是平和可亲的。也许是茶温润了他为生计操劳烦愁的心,每天上班前的喝茶时间是他最惬意的时光。

小时候,外婆出门走亲戚总会带上我,我也乐得小尾巴似地跟着。到了目的地,亲戚会热情地奉上茶,大人们人手一杯,小孩子会给一杯甜腻腻的糖水开水。记得10岁那年,我去远房舅舅家,舅母给我的糖水杯子里加了几片茶叶,我喝到了人生第一杯茶——糖茶。微甜的糖水中漂浮着些许细碎的茶叶,有点甜,有点苦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。原来,少年时茶是成年礼。

转眼中学毕业了,我被分配到地处三堡街的常州第五织布厂,在织布



左图:1969年2月,作者入伍留影。右图:2014年8月,我与老伴到青海塔尔寺旅游,专门找到当年新兵驻扎的寺院,再次站在第一次站岗的位置上留影。虽然没有相隔45年的同框照片,但在我的记忆里,兵之初甘之如饴,军旅生涯一生最爱。

友,怎么办?是按班长教的拉响警报,还是用枪(新兵枪里没有子弹)去赶打?我不知所措,背部和鼻头上直冒冷汗。大约几分钟后,我又看见一群羊在一藏民的驱赶下向寺院门口跑来,不一会儿,那狗一转身继续向山坡上跑去。原来是藏民早早赶着羊群去后山草地放牧,那是条牧羊犬,我虚惊一场。

之后,我绷紧的心放松了一点,感觉青海的夜晚远比南方长和冷,初春的寒意从脸上刮过,虽身着棉衣,头戴皮帽,脚穿大头鞋,但在露天哨位上还是觉得有点寒冷。我想起了离家时的情景,江苏大地早已春意盎然,勤劳的家乡人民该在田间劳作了,青藏高原还处在冰封雪裹的寒意里。我暗下决心,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,一定

要咬紧牙关,不掉链子,迈好兵之初第一步。

就在我浮想联翩间,听到寺院里传来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,我紧张得大喊一声:“谁?口令?”待对方回答口令后,我定睛一看,原来是班长直哨来了。他看到我紧张的样子,笑着说:“可以嘛,警惕性挺高,不要太紧张!”接着班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我,第一次站岗心情紧张可以理解,但这一关必须过,不然就成不了真正的军人。班长说他第一次站岗也和我一样,后来站的次数多了,胆子就大了,就像铁匠手里打制的刀具,在铁砧上被打击淬火的次数多了,钢刃就越锋利一样。

我第一次站岗有惊无险,没有发生特别情况,但站岗让我有了履行军人职责使命的最初体验。

《哲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》《拉法格论古代共产制》《哲学之意义》《斯通勒夫人教育学说》《自然之母教》《苏俄国家的教育》等等。

通过翻译,恽代英向国人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、社会制度、教育方法以及社会生活方式。通过翻译,恽代英增长了知识,丰富了自我,坚定了信念,尤其是通过翻译《阶级斗争》(这本书是深刻影响毛泽东政治信仰的三本书之一),他自己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,从一度信仰泛泛社会主义(尤其是无政府主义)转变为笃信马克思主义。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,恽代英逐渐成长为一名意志

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

在用翻译介绍西方的新思想、新观念的同时,恽代英也严肃地指出,原作内容有的不一定正确,有的东西不一定适合国人,因为国情不同,彼此文化存在差异。他在《<儿童游戏时间之教育>译者按》中说:“吾每译此项文字,心中辄怦怦若有所感。吾之此译,非谓吾国妇女,可一一将所言施用于吾国之家庭也。国情之不同,游戏用品之不完全,彼之所言,有非我所可行者,吾人惟当师其用意,变通而神明之耳。”恽代英对待翻译的态度是认真的、科学的,对待翻译的内容是批判的,不是一味的“拿来主义”。

从军用挎包取出一罐绿茶,往桌上一放:“来,尝尝,这可是刚从茅麓茶场下来的雨前茶。”我立马泡上一杯,抿了几口。入口是有点香,但喝下去之后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。见我不置可否的样子,张朝忠说:“回味要等一会儿。”果然,扯了几句闲篇,喉咙下似乎有一小股香气在集合,悠悠地往上升腾。那醇厚的香气挡也挡不住,就快顶到我的下颌。我脱口说了句:“好茶!”张朝忠得意地笑了,很快就收住,说:“难得你这样喜欢,这罐茶送你了。”雨前茶可不一般,要摘嫩绿的春芽。后来我没敢再尝下去,怕收不住嘴,想着要带回家给更爱喝茶的父亲。

那年腊月,有一天雪后放晴,张朝忠开着手扶拖拉机,带着我观赏茶场。远远望去,茶田上空云蒸霞蔚,仙气涌动。张大哥兴奋地告诉我,大片大片的茶树,全仗着老农用雾来润湿它,用雨来洗净它,用雪来映衬它。那一回,我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了受教了:这山坡上的茶香是来自骨子里的,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吸收雨后的灵气、雪的精髓。

我从茅山返城后,工作单位几经变动,但爱喝绿茶的习惯一直保持着。如今退休了,少了许多纷扰和纠缠,卸掉了复杂的思想负担,可以安之若素,素面朝天地生活。时有朋友相约喝茶,一杯绿茶在手,那个清纯甘冽,更觉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一如诗仙李白感叹茶能“还童祛枯,扶人寿也”。